

大漠碑铭

他曾是当时社会最底层的「羯奴」
仅以十八骑成其大业，不仅征战中富有韬略
而且在文治上也颇有建树
从残暴到平和，从奴隶到后赵开明帝王



羯族枭雄

尚贵荣 著

石勒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大
漢
碑
銘

尚貴榮◎著

羯族英雄石勒

內蒙古出版集團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羯族枭雄——石勒/尚贵荣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2. 5

(大漠碑铭)

ISBN 978-7-204-11545-7

I. ①羯… II. ①尚…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0814 号

羯族枭雄——石勒

作 者 尚贵荣
策 划 马燕茹
责任编辑 马东源 李向东
责任校对 卓 石
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
插 图 冯志杰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s.com>
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8.25
字 数 140 千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204-11545-7/I·3388
定 价 22.00 元

图书营销部联系电话:(0471)4972001 497209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序

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系列长篇历史小说《大漠碑铭》和读者朋友见面了。

“大漠”是指哪里？是我们北方的蒙古高原，古称“朔漠”，也称“瀚海”、“大碛”，史书上把内蒙古地区称为“漠南”。

“碑铭”是指什么？就是“树碑立传”，为那些已被历史尘封的北方古代人物。

北方，大漠文明的丰富内涵和对人类文化的伟大贡献一直鲜为人知。同时也是人类文明重要的发祥地。随着历史的演进，在这片土地上，有过不同族属的兴替。遥想当年，在这片土地上，有牧歌羌笛，也有吹角连营，有穹庐逐绿，也有战马嘶雪，在几千年的风雨中，记载在史书中的北方部族有鬼方、獫狁、戎狄、东胡、匈奴、鲜卑、柔然、回纥、突厥、契丹、女真、蒙古以及其它族体。在他们争取生存的历史进程中，都曾经表现出各自的刚烈和坚韧，无畏地冲开各种束缚而踏出自己的辉煌。但他们没能为后世留下足够的记忆，人们要了解他们多数只能凭借汉家资料，正史中的有关北方游牧民族的列传和志记是有限的，有些是带有偏见的，而在野史和民间传说中则更是把北方民族视为异类。比如“苏武牧羊”、“昭君出塞”、“杨家将”、“岳飞抗金兵”等等，其中所出现的北方民族不都是野蛮的反派角色吗？

事实真是如此吗？上下五千年，正史与野史交替，神话与传说并存，我们不

能以地域来评介民族和人物。我们应该认识到，北方的历史既是游牧民族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以史为鉴，可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可以把握中国社会治乱兴替的规律，可以洞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永恒智慧。北方古代优秀人物众多，有些堪比秦皇汉武，只是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使很多人一头雾水而已。那么，如何让人们能清晰明白地去了解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北方人物，感受历史的真实，这便是我们编辑这套《大漠碑铭》系列丛书的缘起。

这套丛书由十四册组成，均为内蒙古地区实力派作家创作完成。这套书中有写匈奴、鲜卑、乌桓的，也有写辽、金、西夏和蒙元的，基本囊括了我们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不同族属中的不同人物，有帝王也有平民，有男人也有女人。在历史上一个又一个北方民族跨越阴山步入中原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每位作者在创作中、我们在编辑中都注重不拘泥于旧说，更不拾人牙慧，大胆在作品中表述独立的见解，但我们更注重，在对人物和事件的认识上虽可和成说不尽相同，但在事实上却不杜撰，更不戏说，尽量达到以时间为经，以人物和事件为纬，经纬交织，描写出不同民族不同风俗的故事，用其中蕴含的或高昂或哀婉的场景，让人们重温一段历史，与中国北方民族进行亲密接触，在读故事中寻绎历史中所蕴藏的民族智慧，感悟民族气节。

以史为鉴，以古人为鉴，增强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凝聚力，是我们编辑出版这套系列丛书的愿望，同时也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愿我们这套系列丛书能更为生动、更为多彩地为读者提供了解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及历史人物的机会，能为读者朋友带来阅读上的满足和愉悦。

目 录

金谷园噩梦	(1)
倚啸上东门	(21)
武乡	(33)
求学	(44)
阴山下	(53)
饥饿	(60)
山东为奴	(69)
十八骑	(85)
汲桑举义	(93)
司马腾覆灭	(102)
投奔刘渊	(114)



金谷园噩梦

1

公元 288 年，晋武帝太康八年秋九月。

我们的故事，将从这个时候晋都洛阳的北邙山讲起。

北邙山亦名邙山，是中原大地上的一座名山。西起弘农郡之陕县，东止于伊洛二水，绵延数百里。邙山之北，滔滔河水浩荡东流，它的南面，即是煌煌帝都洛阳。邙山宛如一条巨龙，头西尾东，苍莽雄浑，绵亘于河水南岸。然山入平野，其势渐侵，到了洛都之地，巍峨峭拔的气概，已经没有了。即使如此，它依然是洛阳的天然屏障，或可称第一道屏障（第二道屏障乃是河水）。可阻挡朔风南侵，亦可抵扼兵戎北来。因其在洛阳之北，故称北邙山。

时令虽近深秋，盛暑的溽热早已退去，早晚之时凉意明显，落叶也开始飘零。但北邙山依然满山苍翠，时或有一线金黄或一簇殷红点缀在层层苍翠之中，显得格外的生动醒目。

舒淡的白云在山顶之上缓缓飘荡。云层之下，一群群飞鸟或疾速飞翔而去或平展双翅，悠闲自在地游弋着。嘹唳的鸣叫声不仅在山谷间回响，也向很远的地方传去。

每一条山谷，都有涧水涌流，有的奔腾激越，有的从容平和，带着刚刚落下的枯叶和花瓣，向南流去。它们先汇入洛都北城垣下的七里涧，东流进入洛水，最后奔向大河。

在这许许多多的溪涧里，有一条从北邙山西端的大峡谷流出。峡谷开阔而又深幽，谷底卵石密布，间或有巨石砥立；水势甚盛，湍急奔泻，许多巨石经千百年的冲击，棱角皆无，变得圆滑而光滑。山谷两厢危崖对峙，山上长满苍松翠柏，茂林修竹，奇花异草，不可胜计。涧水流经之处，青草野花，蒲苇芦荻，一片葱茏。出峡谷，地势豁然开朗，急流的野性顿时平驯，澹荡舒展，成了一条河。峡谷之水亦入七里涧。七里涧并不是一条天然的河流，乃是东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扫灭群雄，统一全国后，考虑到国都的安全以及司州的漕运，指派河南尹王梁征调河南、河内、荥阳以及弘农数郡百姓，沿北邙山南麓开凿的一条人工渠，西引穀水，从京城北城垣下流过，称之为阳渠。

溪涧西侧，是一条大路，黄土夯筑，上铺砂砾，其宽可容两套车马并行。进入山谷，大路依山开凿，因形随势，始终伴随着涧水，一直通向山谷的深处。

这日未时将尽的时分，一辆四驾牛车，在七八名身着轻简武服、骑着高头大马的扈从侍卫的簇拥下，沿着溪涧，由北向南缓慢地行进着。

牛车做工考究。油绿色的幢盖，金黄色的车体绘着各种精细的彩色图案，连双轮的轮毂也涂以彩漆。车内雕饰华丽，锦帘绣幔，围护其间。驾车的四条黄花牛，亦配以朱丝青络，健壮有力，与所拉之车十分匹配。驭者头戴笼冠，脚着青布靴，衣裤整洁，正襟危坐。他手握皮鞭，时或轻轻地在牛臀上拍击。黄花牛从容不迫，缓步而行。巨大而笨重的车轮碾压在砂石之上，发出“吱吱”的响声。

车里并排坐着两个人。

左边的一位，免冠而坐。进贤冠脱去，放置在车厢前边的横版上。发髻稍显松弛，二绺润泽的黑发从额头垂覆在脸上。脸色白皙细润。额头宽整，两只细长的杏眼深嵌在眉骨之下。从宽大的袖口露出的两只手也是如此的白净细腻，以至于让人感觉他那身浅紫色的锦袍仿佛是黑色的。这样的一张脸，这样的一双手，你能想象到他是经过怎样的养尊处优，经过怎样的呵护和保养。他微闭双目，稍斜身子，很舒服地靠在柔软的绣靠上。如果不是因为两只覆在腹前革带上的手在轻轻地抬动，你会以为他是已经睡着了。他这样一种慵倦不振、半醒半睡的姿态，加上车内的光线昏暗不明，谁也看不出他的年龄来。

他的同伴，则完全是另一番状态。衣冠整肃，正襟危坐。柔软的靠背，他并没有依靠。时不时掀开锦帘，向外张望着，观察着。此人四十来岁的样子。脸廓瘦削略黑，神情刚毅，眼神机警。他也戴一顶进贤冠，不过冠上只有二梁，而





放置在车前横版上的进贤冠却是三梁。也就可以判断出二人的官位。前者高而后者低。

车子继续在河谷的石子路上缓慢地行进着。温煦的阳光斜射在车厢的帘子上，时有树影滑过，亦有鸬鹚啁啾，让人有一种如梦似幻、恍惚迷离之感。

“青石兄，我们走到哪里了？”官高者开始说话了。不过他只睁了一下眼睛，旋即又闭上了。

他的同伴立刻掀起帘子，向外看一看，回头答道：“没走多远，还未出峡谷呢。”顿一顿，又补充道：“王公啊，下官虽虚长十余岁，其实才疏学浅。您总是相称以兄，我可是担当不起呀！”

“王公”睁开睡眼，精神了一下，“嘿嘿”一笑，说道：“青石兄，如此谦抑，实可不必。以兄相称，我是发自肺腑，并非虚与委蛇。兄之处事接物，干练精明，小弟早有承沐。再则你我相处十余年，情同手足。称兄道弟，有何不可。”

“好吧，好吧。”“青石兄”无奈地笑着说道：“公之才辩，这许多年来，举世公认，愚兄亦深为膺服。不过呢称私呼，只限私交，朝会公作，断不可如此。”看着“王公”在微微颌首应许，“青石兄”再次推帘外视，然后回头关切地说：“昨夜酒大，前晌又跋山越水，上坟扫祭，让你吃苦了。路途还远，不妨趁机休息休息。”

“兄言极是。”“王公”不无感激地对“青石兄”说道：“看来饮酒行乐，我是永远不会有作了。只是苦了仁兄，你代我喝下那么多。你也赶紧睡一会儿吧。”

“青石兄”略带玩笑地应允道：“宰辅之言，重于九鼎，下官不敢违拒。不过我们还是都睡一会儿吧，好吗？”

2

铺排敷衍这么长时间，王公者，究竟何许人也？

他是不久前刚被晋武帝司马炎任命为北军中侯、中领军兼尚书令的王衍。这时，他刚刚三十一岁。

三十岁出头，身居公卿之列，宰衡之职，可谓位极人臣，荣宠备至。即使如羊祜、杜预、陈骞、裴秀、卫瓘、张华诸赫赫有名的晋朝开国元勋们，面对如此可畏之后生，想来也得退避三分。羊祜以其清肃仁恕，四十八岁乃以尚书左仆射都督荆州诸军事，出镇襄阳。杜预有灭吴之功，曾代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只封当阳县侯而告老致仕。陈骞有佐命之勋，咸宁初方迁太尉，并转大司马，而此时的陈骞，已是六十三四岁的老人了。裴秀乃魏晋之间的一代名儒，学识弘富，曾





以奇表示文帝司马昭，文帝最终舍次子司马攸而立长子司马炎（武帝）为太子。司马炎始封晋王，即拜裴秀为尚书令、右光禄大夫，受禅即皇帝位之后，又加裴秀左光禄大夫，封钜鹿郡公。裴秀初拜尚书令之时，年岁也已经超过四十。卫瓘在曹魏之世有灭蜀之功，咸宁初徵拜尚书令加侍中的时候，已年近六旬。张华博识强记，一代文学大家，虽名重一时，世所佩服，但因奸人毁谤，在武帝之朝，官只做到太常。至惠帝之时，才做了侍中、中书监以及司空，这个时候，也是年届六旬，垂垂老矣。

王衍回头瞅瞅自己的同伴，老兄头仰在靠背上，已经完全睡熟。

他叫曾蠡，字青石。是王衍最为倚信的掾属，尚书省的尚书右丞。自言是宗圣曾子三十四代孙，并云府上有家谱。咸宁初，王衍二十余岁出任元城令的时候，曾蠡在秘书省任秘书郎，曾奉秘书监之命，到司州各郡县收检典籍。经过元城，二人一见如故，谈玄论道，饮酒赋诗，逗留数日，方才离去。不久王衍调回洛阳，做了中庶子，黄门侍郎。曾蠡仍在秘书省。二人同在台省，交往就更加频繁。王衍喜好读书，尤喜古籍。曾蠡以其秘书省之便，常常找出专供皇帝阅览的秘籍给王衍，王衍欣喜万分。

最让王衍感激的是，有一次二人带了随员到弘农境西邙山游猎，在一山坳前突遇猛虎。多数随员吓得连弓也拉不开。曾蠡镇定自若，连发数箭。然而受了重创的猛虎并未倒地，困兽犹斗，怒吼着纵身向王衍扑去。王衍吓得“啊呀”大喊一声，坐骑受惊，猛地掉转头狂奔，王衍被重重地摔到草窠之中。猛虎继续前跃，情急之下，曾蠡翻身下马，拔剑挡在老虎面前。老虎更其恼怒，腾跳着直扑过来，在就要接近的一刹那，曾蠡举剑向老虎的咽喉刺去，老虎“呜”的一声闷吼，带着剑翻到山坡底下，死了。

王衍伤得不轻，脱马落地之时，左腿撞在一块石棱上，撕开一条口子，血流如注。曾蠡未及喘息，向惊吓得面如土色的随员们大喝一声：“快救王侍郎！”自己先飞奔过去，卸掉革甲，脱了内衣，三五下撕成条状，为王衍包扎。

王衍脸色惨白，疼痛不已。哽咽着对曾蠡说道：“若不是仁兄挺身而出，小弟今日做老虎的美食了。”

遇此突如其来的事情，大家的游猎之兴都没了，于是连夜匆匆赶回了洛阳。

此一件事情，让王衍终生难忘。曾蠡处变不惊，舍身相救的行为，尤让他敬喟。心下暗想，将来有朝一日飞黄腾达（王衍对此深信不疑，以自己的门阀身份，加之武帝之青睐赏识，出将主相，只是早晚的事情），决不亏待曾蠡。事实

是,当他一出任尚书令,立即与秘书监和吏部协调,并奏请武帝,将曾蠺调入尚书省,做了尚书左丞。不久之后又升擢为尚书右丞。现在二人同在一处,交往就更为密切了。不论公干还是私事,遇上为难处,王衍总要找曾蠺商量。每遇重要活动,无论公私,王衍也总愿意请曾蠺随从。

而从曾蠺的角度讲,在王衍的倾力提携下,两年不足的时间,一个小小的秘书郎,连升三级,内心里十分感激。曾蠺年轻时以孝廉入选,进入秘书省做了检校整理古籍的秘书郎。做事认真,为人耿直。每日里和简帛黄卷打交道,甚是辛苦。但他从心里喜欢这样一种工作。所遗憾处,皓首穷经二十年,依然是一个品秩低微的郎官。所得俸禄,刚够养活一家老小。然在门阀制度十分严格的晋廷里,如果你出身寒微,即使是孔圣人的后裔,要想高官厚禄,出人头地,简直比登天也难。一想到这些,加之岁数将近中年,他的心里反倒变得踏实。每常“嘿嘿”苦笑一声,自我安慰:人之穷达显抑,在乎天命。违天逆命,是为愚妄。人之一生,不过百年之内。不害人,不贪秽,不做昧心之事,心安虑净,平安快乐度过一生,足矣。在这样一种心态或境界的支配下,他的内心里反倒变得更加充实,做事更加认真谨慎。做了右丞之后,除了他的才干在不断地显露发挥之外,其他并没有什么改变。

所以他能够立刻安然地进入睡梦之中。

3

此时的王衍却难以成眠。

并不是曾蠺的鼾声影响他,也不是他的心里有什么不安宁的事情。是这两天来金谷园中的经历太让他震撼,太让他难忘了。他感觉这两天来,他简直就是在梦境之中。俗语云耳听是虚,眼见为实。说得对极了。金谷园的经历,对他的想象力,是一次无情的完全的破坏,甚至摧毁。

一句之前,王衍接到门下省送来的一个金泥封缄的帖子。以为是公函,打开一看,乃是侍中石崇的私刺。其略云:

王公夷甫阁下,秋风萧瑟,伊洛水凉。重阳之日,于金谷暖酒数斛,将为阁下驱寒,未悉尊意允否?

掂着帖子,王衍颇为犹豫。

以他的清高与才名,他是很瞧不起石崇并不愿与之交往的。任诞放纵,行无检点,为富不仁。石季伦之为人,朝廷里无人不晓。如果答应,等于玷污自己





的清名。然而不去更不合适。季伦身为侍中，又兼散骑常侍，每日出入于宫掖，伴随于武帝左右。兼之武帝因为季伦是功臣之子，认为他干练有将相之才，十分器重，平素里不呼其大名官号，直以“齐奴”（石崇小名，因其生于青州，故名）呼之，昵爱倚信之程度，略见一斑。这样一等人，不能惹，也惹不起。此其一。其二，石崇的奢富是举世闻名的。这一点，王衍知道一些。不过究竟奢富到何种程度，怎样一种奢富法，却并不清楚，没有亲眼见过，皆为道听途说。

关于石崇的豪富，他曾听到过一些故事。是说武帝的舅舅王恺倚仗国舅之势，生活十分奢靡。每与石崇争富。石崇用蜡烛代替柴薪，生火做饭，耗费巨大；他就用和了糖膏和糯（干饭）的来洗涮锅碗。石崇居所的墙壁用和了椒粉的白泥涂抹，香气袭人；他就用十分稀缺的红色石脂粉涂抹，华丽异常。

如此较量，仍觉难居上风。不服气，于是跑到宫廷里，请求武帝帮助。武帝赐给他一座十分名贵的珊瑚树。树高二尺余，枝柯扶疏，莹洁鲜丽，世所罕见。王恺颇为得意，为了炫耀，遂请来石崇欣赏。

石崇只看了一眼，顺手举起铁如意，“咔嚓”一声，将珊瑚树击得粉碎。

王恺大惊，痛惜万分，也非常震怒，声色俱厉地指着石崇喊道：“季伦，你太无礼了！自家没有，还眼红他人之有，如此心胸，何堪大任！再说，你知道这珊瑚是从哪里来的吗？”王恺手拍胸脯，痛心地补充说：“这可是皇上送给我的呀！”

石崇微笑着走上前来，抚着王恺的肩膀，平静地说道：“王公息怒，王公息怒。为一件小小物什，如此生气惋惜，大可不必。晚辈马上还你。”随即掉头吩咐侍从，“你们回去，把家中所有的珊瑚全部取来，赠送王公！”

不消一个时辰，一车珊瑚送来了。其中类似于武帝所赐者比比皆是，高达三尺四尺者，竟有六七株。条干绝俗，光彩耀日，看得王恺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据说从此之后，一当提及石季伦，王恺立刻恍然若失，悔愧难当。他是输得心服口服。

4

王衍最终决定赴约。一来不拂石崇的面子，二来也确乎被一种强烈的好奇心驱动着。他想看一看，季伦老兄，究竟奢富到怎样一种程度，究竟过着怎样一种生活。

因为是私宴，没必要兴师动众。再者天下义安，司州之境，无盗贼之虞。他

只带了曾蠡，一驾牛车，七八扈从。这天一清早，城里的街市还十分平静的时候，他们出发了。

车出西明门，穿过大市和一片密集的居民区，然后跨越西石沟，即有一条大路向西南方向逶迤而去，四十多里之外，即可抵达金谷园。路过白马寺的时候，王衍特意推开帘子看一看。寺院一片宁静。两匹用汉白玉雕刻的高大的白马立在寺前，神态安详，似在向早行的王衍一行致意。

昨夜读书晚了，王衍想小憩片刻。眼睛还未闭上，就听旁边的曾蠡说道：“王公快看！”

王衍扭头一瞅，眼前的景象让他吃惊不小。只见眼下所走的这一条黄土大道，湿漉漉的，车牛走过，纤尘不起。这两日无雨，显然是洒过水。接着就看见路两旁搭着连绵不断的青色布幔，让他大惑不解。

问曾蠡：“这是何物，作什么用的？”

曾蠡解释说：“这是季伦公所设锦步障，用来抵御尘土。”

“锦步障？所用何物？”

“青锦。”

王衍听得倒吸一口冷气：“过去好像有人和我说过此事，我并不以为然。看来其言不谬。这得费去多少青锦呀！”

“此路从西石桥一直通向金谷园，五十里远近，锦步障也设了五十里。布障采邙山之竹搭建，上覆青锦。”曾蠡继续解释着，“不过平日里并不设置，遇有王公大臣宴集才设。”

“今日我算是开了眼了！”王衍连声慨叹。

其实这仅仅是一个开端。金谷园中两日两夜，穷奢极欲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开始。他的肉体，他的灵魂，经受了一次强烈的震撼。两日两夜，仿佛浓缩了他的人生全部。

金谷园是石崇的别馆，在洛阳西南五十里处河南界内的金谷涧中。北临穀水，南傍洛河，二水夹抱之间，是一片湿润而又肥沃的土地。无崇山峻岭，亦无深渊大泽，但冈阜起伏，清流萦带。高显之处，长满苍松翠柏，珍果修竹，药草奇花。药果之供，四季不绝，青郁之色，经冬不凋。低下之地，则有水碓、鱼塘、藏冰之窟以及人工开凿的湖泊。园中的亭台楼榭、殿宇堂馆乃至回廊曲道，因山借水，随形就势，巧妙地布筑在这一片占地不下千顷的土地上。

二十四友们经常来这里吟诗宴饮。潘岳、陆机、陆云诸人曾对金谷园的构





筑技艺赞叹不已。大略曰：浑然天成，巧夺天工，气势非凡，华林园也莫能与之比。华林园者，洛阳城西北之皇家园林也。陆机更以为虽生于江南，出入过许多世家大族的园林，未曾见过如此壮丽宏伟者。话说得肯定有夸张之处，但在武惠二朝王公大臣的私家花园里，金谷园绝对是第一，这一点举世公认。

因为清早赶路，又是四驾快牛，将近五十里的路程，也就两个时辰就赶到了。

远远望去，金谷园林木蓊郁，堆青叠秀，红瓦金檐掩映于其中，气象森严。正门处矗立一座巨大的彩色牌楼，金饰银绘，十分壮丽。牌楼正中深蓝色底衬上，以行楷写着“金谷胜境”四个金色大字，据云出自秘书监贾谧手笔。

石崇早率领掾属侍从及妃妾侍女在楼牌前迎候。车门才开，即有两名身着绮罗、光鲜秀美的侍女上前，搀扶王衍及曾蠡下车。

石崇快步走上前来，抱拳行礼，十分高兴地说：“夷甫公屈驾光临寒馆，季伦万分荣幸，万分荣幸！”

王衍抱拳回礼，答道：“蒙季伦兄不弃，使小弟一睹金谷风采，也是我的幸运啊。”

“金谷荒陬，路途邈远。让贤弟吃苦劳顿，心下不安。”石崇抚着王衍的肩背，慢步向园中走着。

王衍向石崇介绍了曾蠡。石崇寒暄问候，转而向王衍说道：“青石兄乃公府干才，我早有所闻。夷甫真是慧眼识珠啊！”

曾蠡抱拳道谢，说：“季伦公过奖了。下官不才，能有今日，全仰仗夷甫公赏识。”

沿着五彩石铺筑的直道，一行人边说边走，来到了正堂前。

这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建筑。碧瓦朱墙，斗拱翘檐，十分壮丽。尤其是以青色的龙门山石砌筑的底座和台阶，经过工匠细心打磨，平整如镜，光可鉴人。整个厅堂以汉白玉栏杆围护，栏杆顶端不远不近以玉雕的龙、虎、饕餮、貔貅做装饰。

阶除之下，一大群人簇拥而立，等待王衍的到来。

一经王衍等过来，人们全悉围拢过来，满面笑容，问候声不绝于耳。

“王公辛苦！王公辛苦！”

王衍一看，其中的大部分他是认识的。打头者贾谧，其余潘岳、陆机、陆云、挚虞、王粹、杜育、左思等等，不一而足。

贾谧穿着鲜丽，头戴褐色远游冠，身穿青杏色明光锦长袍。个头高挑，肤色白净，称得上清秀英整。只是眼神恍惚，无精打采。二十来岁的人如此风貌，显然是酒色过度所致。贾谧乃三朝元老、武帝儿女亲家贾充之孙，现为秘书监，掌官本朝国史，声名显赫。

贾谧和王衍行过礼，十分殷勤地问道：“王公是第一次来金谷园吧？”

“是啊，金谷盛名，看来并非虚传。”王衍回答道。

“这就好。”贾谧立即笑着说道：“我和季伦公一定要让兄尽兴。”

曾蠡走上前来见过贾谧，十分客气地问候。曾蠡从秘书省到尚书省，就是王衍和贾谧融通斡旋的结果。贾谧也知悉曾蠡的才干，只是他每日花天酒地，不务正业，根本顾不上关护僚属。像曾蠡这样才学人品兼备的长者，没能及时提擢，他的内心里，歉疚也还是有的。所以当王衍提出其转调的请求，他十分痛快地答应了，不过怅然若失之感也随即产生了。

一行人说着，问候着，在石崇的引领下，穿过前厅，进入正厅。

大厅地板以青玉铺砌，中间三丈见方、摆设膳案的一大块，则完全用金砖镶嵌。厅壁在白垩的基础上，杂以椒粉、金屑涂抹，虽然四壁宽敞的绮窗全部开着，仍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在空气中荡漾，说不上来是室内的椒香，还是园中的菊花香漫溢进来，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大厅中央长方形的青玉食案上，丰富的食品已经满满地摆上了。

在石崇的招呼下，王衍、贾谧、曾蠡以及三十余位宾客依次入座。为了表达金谷园主的尊敬之情，无论尊卑高下，每一位宾客都是独榻而坐，并无连榻者。当然王衍和贾谧是在上座。

每一位客人的身旁，都有一个衣饰鲜丽、年轻美丽的侍女伺候。她们手执玉壶，为客人们斟上了菊花酒。

石崇站起身来，手执绿玉杯，向右首的王衍和左首的贾谧示了意，做了一个简短的开场白，盛大的午宴开始了。

王衍本没有酒量。石崇、贾谧所敬的两大杯菊花酒下肚，便觉得脸上微微发烫。所以当左思、陆机、潘岳诸客人再敬的时候，他大抵虚虚应付一下，不敢再喝了。

因为半天的车马之劳，他是真的饿了，得抓紧时间吃一点东西。

案上的食物太丰盛了。山珍海味，穷尽水陆之珍。食物全悉以金盘、琉璃盏盛放。每位客人使用的，则是银箸、水晶碗。许多菜肴王衍在武帝的御宴上





也未曾见过。

有两道菜给他留下了极深印象。一道是“金皮羊酪”，一道是“玉汁乳猪”。羊酪王衍平时也吃，但并不是非常喜欢。今日所食，就觉与以往不同。甜腻酥香，余味不尽，所以他一连吃了三块。乳猪的印象更深。肥软滑嫩，入口即化，一股淡淡的美妙的清甜滋味萦绕在舌齿间，久久不息。

身旁的石崇看王衍吃过乳猪后流露出赞许的神情，就问：“夷甫，此菜味道如何？”

“妙不可言。平生第一次。”王衍连连赞叹着，旋即问道，“如此美味，不知是怎么做出来的，小弟回去，也想如法炮制。”

石崇十分得意地介绍了“玉汁乳猪”的做法：“其实十分简单。初生小猪以人乳喂养三日，宰杀洗净，再放入加了调料黄酒的人乳中浸泡一日，调制之器须以冰块覆盖。最后入笼屉急火蒸半个时辰即成。”

王衍听得目瞪口呆。石崇继续强调说：“此菜忌放辛辣调料，以免败坏乳汁原味。再者，人乳之用，也有讲究。年轻女子的初生之乳，最为上乘。”

话未听完，王衍突然感觉恶心，想吐。脸色也变了。石崇看见，立即吩咐侍女：“王公脸色不好，许是酒喝多了。快扶着回菊香楼歇息一会儿。”菊香楼是距离正厅最近的一座楼舍。

“不用，不用。”王衍摆着手说，“我想去趟厕所。”

“好的。那就快领王公如厕。”石崇继续吩咐。

看着王衍离座，大家都站起来，王衍立即摆手示意。曾曦走过来，准备跟随，王衍制止了，并请客人们继续用餐：“十分过意不去，无大碍，我一会儿就回来。”

两个侍女搀着王衍，出了正厅，走过一条甬道，来到东北角一座绿树掩护的楼榭面前。王衍站住，定定神儿，长呼一口气。在秋天的阳光的抚恤之下，似乎舒服了许多。

“不是领我如厕吗，到这里何为？”王衍看着漂亮的楼榭，颇为疑惑。

侍女殷勤地指着楼榭说：“这就是。”看王衍犹豫未决，侍女立即搀住王衍：“奴婢领王公进去。”

王衍连忙摆手：“不不，我自己进去。”

推门进来，王衍吃惊不小，十来个穿着艳丽、浓妆艳抹的漂亮女子侍立着。吓得连连后退，掉头就要离开。这时领他来的那两个侍女立在门口，提醒说：